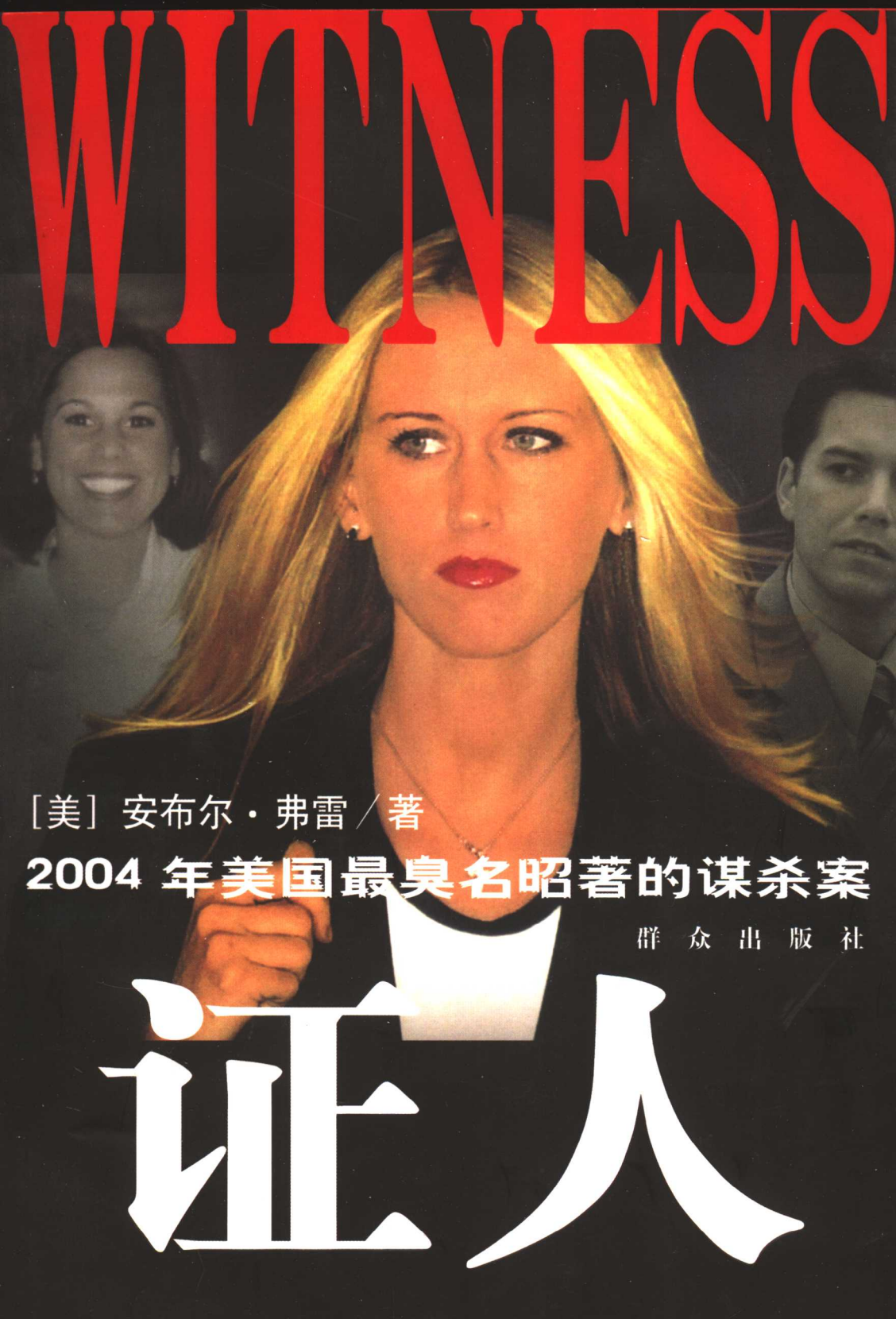


WITNESS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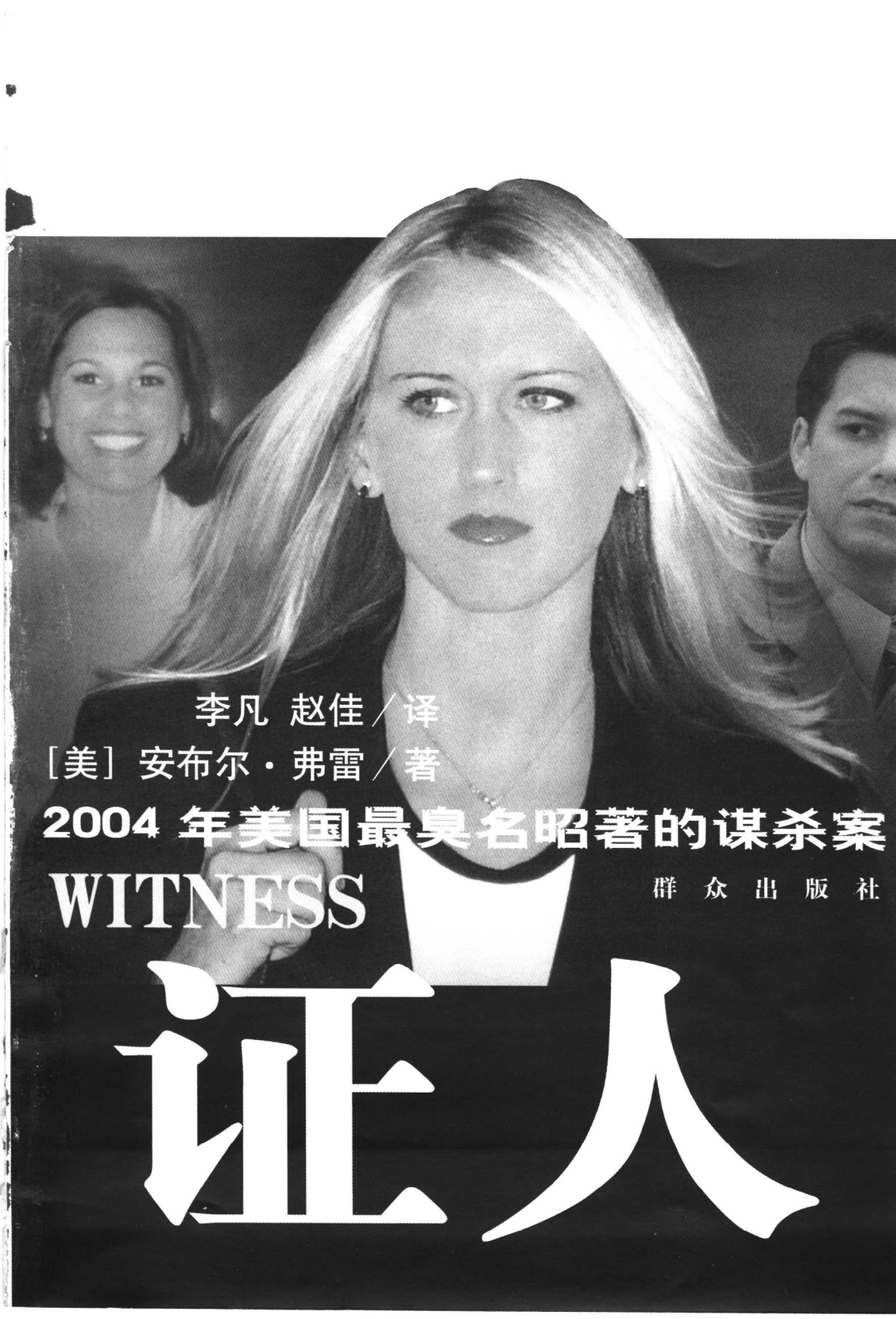


[美] 安布尔·弗雷 / 著

2004 年美国最臭名昭著的谋杀案

群众出版社

证人



李凡 赵佳 / 译

[美] 安布尔·弗雷 / 著

2004 年美国最臭名昭著的谋杀案

WITNESS

群众出版社

证人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证人 / (美) 弗雷著; 李凡, 赵佳译. —北京: 群众出版社, 2006.6

ISBN 978-7-5014-3751-1

I. 证… II. ①弗…②李…③赵… III. 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60081 号

证 人

著 者: [美] 安布尔·弗雷

译 者: 李 凡 赵 佳

责任编辑: 张 蓉

封面设计: 章 雪

责任印制: 连 生

出版发行: 群众出版社 电话: (010) 52173000 转

地 址: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

邮 编: 100078

网 址: www.qzchs.com

信 箱: qzs@qzchs.com

印 刷: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×960 毫米 16 开本

字 数: 145 千字

印 张: 13.75

版 次: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014-3751-1 / I·1573

印 数: 0001—6000 册

定 价: 28.00 元

群众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群众版图书,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

作者简介

安布尔·弗雷是一位注册按摩理疗师，住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弗雷斯诺，有一个女儿艾耶娜和一个儿子贾斯廷。

责 任 编 辑：张 蓉

本书献给所有死于暴力的受
● ●
害者，以及他们的家人

没有人能够抵御他的魅力。

**然而，上帝是公正的。在你
迷失的时候，给予你力量，引导
你走出阴影，并重新开始生活。**

——对本书作者的访谈实录

目 录

第一章 “我可以完全相信你吗？” 1

第二章 “上帝啊，请你告诉我，那不是同一个斯科特·彼得森。” 33

第三章 “我们也在祈祷有你这样的人出现。” 47

第四章 “天啊，莱西的预产期和我的生日竟是同一天！” 75

第五章 “斯科特，这是不是有点太离谱了？” 93

第六章 “我知道我是清白的，他们也知道我是清白的，所有了解这件事的人都知道我是清白的。” 115

第七章 “暂时再见。” 153

第八章 “从你去警察局的那一天开始，你就成为莱西的声音了。” 171

第九章 我靠着那加给我的力量，凡事都能作。” 199

第一章 “我可以完全相信你吗？”

● ●

“Can I trust you with my heart?”



2002年11月20日，在加利福尼亚州弗雷斯诺的艾利芬特酒吧里，我第一次见到了斯科特·彼得森。这是我们的初次会面，是我的好朋友肖恩·西布利安排的，我到得比他早。艾利芬特酒吧的门厅是张玻璃墙，我找了个可以看见过道的长凳坐了下来。一有人经过，我就抬头张望，心情紧张极了。我有一种感觉，我的生活就要发生变化了，因为斯科特·彼得森实在太完美了。

肖恩是在阿纳海姆参加会议时见到斯科特的，对他的印象十分深刻。斯科特机智过人，帅气十足，又不乏幽默感，更重要的是他想要过一种安定的生活。他曾经问过肖恩：“你找到合适的人来共度今生了吗？”对于别人来说，这句话像是一种追求的暗示，但是斯科特却与众不同。肖恩告诉他她已经有男朋友了，他便没再说什么，而且从未越雷池半步。在会议即将结束那天，肖恩、斯科特和其他一些人一起喝酒吃饭。虽然他曾经开玩笑说，要将“好色的下流坯”印在名片上，以便帮助他和女士们交往，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，他都表现得极其绅士。那天晚上，肖恩有了一个想法。她对斯科特说：“我想让你见一个人。”

“谁？”斯科特问道。

“我最好的朋友。”

第二天，肖恩打电话告诉我斯科特的事，而且问我是否愿意把电话号码给他。我充满了疑问，说：“你对他说了什么？”

“我说你不但长得漂亮而且人好。”肖恩回答。

“那他怎么样？他人好吗？帅气吗？”

“非常帅，而且他人非常好。”

“他是认真的吗？”

“非常认真。他说他想找个特别的女孩儿，而且他问我认不认识这样的女孩，他想和她正式交往。”

“然后呢？”

“然后我当然就想到了你。”

之后的几个星期，斯科特并没有打电话给我，最后他打来电话的时候，表现得非常温柔。他问我第二天晚上是否有时间和他共进晚餐，于是我们约在艾利芬特酒吧见面。

“我怎样才能认出你呢？”我问他。

他说：“嗯，我不是很高，头发又油又长，还有大啤酒肚。”

“太棒了，”我也开玩笑说：“我非常高，而且体重有一百六十磅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他笑着问道。

“不，不是的，我身材瘦小，身高五英尺七点五英寸，金色头发。”我回答。

“很好，”他说，“这没问题，我可以去问那儿的每一位金发美女，看看哪个是安伯。”

我们约会的那天晚上，肖恩六点多来到我家，照看我的小女儿艾耶娜。肖恩半开玩笑地说：“记住，明天早上我还要上班呢。”

“别担心，我知道。”我回答说。

我提前到了艾利芬特酒吧。六点五十六分，当我坐下来等斯科特的时候，一个男人走进酒吧，和我对视了一下。我想，这个人可能就是斯科特，因为他和描述中的有点像，但给我的感觉并不好。我想：“求求你上帝，千万不要是他。”我将目光移开，他穿过门厅消失在餐厅里，我松了一口气。又过了一会儿，另一个男人走来了，我心里知道，这就是斯科特，并希望如此。他差不多六英尺高，身材魁梧，穿了一件剪裁考究的西装。他迈进了玻璃门，看见我时，立刻变得容光焕发。

“你是安伯？”

“你是斯科特？”我边说边站了起来。

他身体向前倾，在我的脸颊上轻轻吻了一下。“我迟到了吗？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”

“一点儿都不晚。”我说。

我们原计划七点在艾利芬特酒吧门前见面，然后去吃晚饭，所以我们离开了酒吧，向停车场走去。

在路上，斯科特说：“见到你我有点紧张。”可是，我觉得他一点也不紧张，他微笑着，看起来挺放松的。他问，“能请你帮个忙吗？”

“帮什么？”

“我一整天都穿着这件西装，你介不介意我们先去我住的饭店？这样我就可以洗个澡，再换件衣服。”他说道。

我并不介意，因为这是合情合理的。我把车停在了酒吧的停车场，然后我们一起乘他的福特卡车向弗雷斯诺商业区的瑞迪森饭店驶去。到了那儿，他从车上卸下他的东西。卡车的驾驶室里有一个绿色带锁的大箱子，他的行李就在里面。斯科特腼腆地看着我，好像很困窘的样子。“看这家伙，”他说，“我一般就住在卡车里。”

我们进入饭店，乘电梯来到顶层的一个房间。斯科特放下行李，从一个棕色帆布包里掏出一瓶香槟。他微笑着，我觉得他笑起来很迷人。他拔开瓶塞，给我们一人倒了一杯。显然，他事先做好了准备。

斯科特呷了一口香槟，打开收音机，跟我说要失陪一会儿，要去洗个澡。我品着香槟，时而哼哼歌来打发时间。

一会儿，斯科特从浴室出来，穿着黑色的便装裤和一件洁白的T恤。他又去穿了一件蓝色的礼服衬衫，边系扣子边向我走过来。我穿着黑色的衬衫和蓝色的上衣，我说：“我们衣服的颜色很相配。”

“的确如此。”他说。

这时他好像想起了什么，又从帆布包里掏出一盒草莓，分别往我们的杯子里放了一颗。我看着杯中的草莓周围升腾起的香槟气泡，又呷了一口，望着他。他又笑了起来——那是温暖友善的笑容。

喝完香槟，我们离开饭店前往肖氏大街的一家日本餐馆。服务员把我们带到一张餐桌前，但是斯科特马上说他要失陪一下。几分钟后，他回来了，说他已经安排了一个包间。他引我过去，我们脱了鞋，迈过竹制拉门。包房里有一张桌子，很矮的那种，我们挨着坐在地上。

很快我们就相处得很融洽，谈话也进行得轻松愉快。斯科特向我介绍他的情况，说他是化肥经销商，所以经常出差，从开罗到巴黎，脚步遍及世界各地，他独自一个人住在萨克拉门托的一幢四十年代的大房子里。他说：“我很想养个宠物，可是经常出差，所以，那样对它们不公平。”

我告诉他我并不经常出门，但是我期待能有那么一天。我说：“我知道这听起来有些傻，但是我上大专的时候，我学了两年的斯瓦希里语。”

“我倒不觉得有什么傻的，”他说，“我觉得这很酷。”

斯科特告诉我他已经慢慢养成了品酒的嗜好，并且已经加入了一些品酒俱乐部，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我本人也很喜欢品酒，而且想知道更多的相关知识。

他说：“我家里收藏了不少上等好酒，每个月各个俱乐部都会给我送来几瓶精品。”

后来，斯科特说他很想找一个伴儿过稳定的生活，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人。他说这些话时看我的眼神，使得我在想：我是否就是他想要的那个人。

然后我告诉他，我是个按摩理疗师。他看起来很感兴

趣，还问了许多关于顾客、工作时间以及技术手法等方面的问题。我告诉他这是个不错的工作，而且我打算自己单干。我在一个叫拜客美体中心的地方上班，但是我正筹划在美国美容美体公司开一间更大的按摩诊所。

至于我的私生活，我承认我以前的婚姻并不幸福，但是我的生活中有一个亮点，那就是我的女儿艾耶娜。那天她正好一岁零八个月。

和斯科特交谈很轻松。他给我讲他的母亲——患有慢性支气管炎的杰基。他说他在圣地亚哥有一套精装修的公寓，而且车库里有一辆兰德·路华越野车。他正打算把它们都卖掉。

他解释说：“我从来没用过那个地方，我找到了一对夫妻，他们愿意原封不动地把它买下来，包括房子里的一切家具和那辆越野车。”

听着他的讲述，我对他的印象越来越深了。我觉得，他是个辛勤工作、雄心勃勃而且懂得生活的人。他的确很有潜力。

我们也谈了即将来临的感恩节假期。斯科特说，假期他要和他的一个兄弟、爸爸还有叔叔去阿拉斯加钓鱼；和每年一样，圣诞节要在肯尼邦克港和家人一起度过。圣诞节过后，他打算和朋友们去巴黎庆祝新年，然后要在欧洲的其他城市呆上一两个星期，因为有生意要谈。

我说我会和一些好朋友一起过圣诞节，他们是一对夫妻，我叫他们本森夫妇。我说：“那就像是我的第二个家。”我告诉他，我的父母在我五岁的时候就离婚了，当时我还是个孩子，这中间经历了许多插曲，经常在父母之间往来，后来母亲再婚了，父亲也有一段时间和别的女人在一起。

吃完饭时，他把手放到了我的背上——那是个轻柔的、令人愉快的动作——他说他晚上过得真的很开心，而且希望和我再见面。所有的事情都感觉那么自然，我对他有种很亲近的感觉。

我问他：“你打算什么时候再约我？听起来你好像会有很长一段时间不在这儿。”

“不会太久的，”他说，“我会在一月底之前回来。”他尽量说得很具体。

突然，服务员进来告诉我们餐馆要打烊了，我们是最后两位客人。她看出来我们的谈话并没结束，就建议我们去隔壁的卡拉OK。到了隔壁，斯科特要了两杯掺奎宁水的杜松子酒，虽然我们并不需要。他说我们应该唱唱歌。

“不行，不行，”我说，“我不喜欢站在别人面前唱歌，这多不好意思啊。”

“来吧！”他说，“刚才我从浴室出来的时候，听见你唱了。你的声音很好听。”

他真的很想站起来唱歌，还不断地要求我也唱，但是他的请求方式很得体。我环顾四周，这里只剩下几个人了，于是我同意了。我们决定试着唱《岛之恋》，这首歌有男声和女声两部分。我们开始唱了，唱得很烂，我笑得简直喘不过气来。但是斯科特一直在唱，我也就跟着唱。

歌曲结束时，我向在座的客人们道歉，因为我们的表演的确很糟。这时，竟有几个人为我们鼓掌，我们跌跌撞撞地回到了座位上。这时响起了弗兰克·西娜特拉的歌，我很想跳舞。

“我不是很会跳舞。”斯科特说道。

“别担心，我带着你跳。”我回答。

这时我有点醉了，所以我们并不是真的在跳舞，而只是

站在那里轻轻地晃。但是那种感觉很好，靠近他时的那种感觉很舒服。

回到座位上时，斯科特问我是否吸烟。

“不吸。”我告诉他。

他倾身向前吻了我，说：“噢，是的。毫无疑问，你肯定不吸烟。”

过了几分钟，这儿也要关门了，我们意识到该走了。

我上了他的卡车，去曼盛食品店喝了一瓶杜松子酒，然后就回到了瑞迪森饭店。我肯定是不能开车回家了，所以去了他那儿。当我们走进房间时，他转过身再次吻了我，不同的是这次更富有激情。

我说：“我不知道我是否准备好了要和你在一起。”但是我的抵抗马上就消失了，最后我留在他那里过了一夜。我喜欢他，我发现我爱上斯科特·彼得森这个男人了。

早上，肖恩给我的手机打电话。她什么都没问，只是提醒我必须去上班了。我们穿好衣服，我的车还停在艾利芬特酒吧的停车场，斯科特送我去取车。车的风挡玻璃上有一张罚单，我给了他，说：“这是给你的一个小纪念品。”其实我觉得有点儿尴尬，觉得留在他那儿过夜并不是很妥当，所以我开了个玩笑。但是斯科特似乎并不觉得好笑，他看起来很严肃。“我真的很想再见到你，你愿意和我再见面吗？”他问道。

“愿意。我只是因为昨天晚上的事感到有些不自在。这好像是一夜情，但是我不想要一夜情。”

“这不是一夜情，我知道我们刚认识，但是我觉得我们很般配。我真的很喜欢和你在一起，我想用更多的时间来陪你、来了解你。很抱歉我必须离开一段时间。”

“你会给我打电话吗？”